



2014年9月7日 星期日

编辑 何菁 版式 郑海仑 校对 叶凡

长江晚报

秋漏子

文/陈其福

今年立秋,为农历七月十二,晚上十时零二分。按习惯常例,属晚秋。民间通俗谓之“母秋、瞎秋”。由此可能引起秋伏的燥热和高温,俗称就是“秋老虎”。况且又逢闰九月,秋令延长。初秋的伏天,必然是酷暑炎热,高温难耐。

出乎意料,入秋以来迭遭暴雨,阵雨。接二连三,连绵不辍。逼得酷暑高温退避三舍。最高气温总在 26℃-27℃ 之间徘徊。把个十八天地火冲得干干净净,下得个销声匿迹。未过处暑,已是一片清凉世界。舒心惬意之余,委实难以置信。

《扬子晚报》“说天气”栏目,出现了“秋黄梅”的名词。乍看之下,貌似相像,细思则大相径庭。“秋黄梅”辞藻华丽,实为大谬,大有商榷之处。

“黄梅”一词,节令性很强,有一定的专属性。怎能分到夏、秋两季?纵然冠以“秋”字,也是牵强附会、名实不符。黄梅季节,正是梅子成熟之时。古人用词十分讲究,故而把此时的多雨,称之为“时梅雨”。夏雨是下一场暖一场。秋雨则是一朝秋雨一朝凉,三朝秋雨穿衣裳。此自然规律之大道,顺逆之势,一目了然。两者迥然不同,焉能张冠李戴,乱点鸳鸯。

黄梅天气的特点,非常明显,极具个性。每年芒种以后,时令已入盛夏。气温节节攀升,台风不时降临。江南多雨、闷热异常,连空气中湿漉漉地都能拧出水来。人体多汗、黏黏嗒嗒、汗臭熏人,到处霉气四溢,挥之不去,嗅之令人昏

昏欲睡。心情压抑、烦躁不宁,食欲不振,四肢乏力。民国年间,有一则征联,饶有趣味:“三星白兰地,五月黄梅天。”就是以黄梅天入征。况“梅”、“霉”同音,相谐成趣,此黄梅之所谓也。

前些天,处末伏之中,应有酷暑之厄。然天天暴雨、阵雨,淅淅沥沥,时急时缓、终日不停。下得淋漓尽致,下得大气磅礴,下得通风透气,下得清凉一片,下得舒心惬意,使人们视酷暑如明日黄花。不经意间,已得秋之韵味,也使今年的“秋老虎”,成了一只委顿的病猫。同为初秋,凉热两重天,本难逆料。两种境况,可遇而不可求。

于无意中得知,此种气候,民谚谓之“秋漏子”。真是一语道破“天机”。一个“漏”字。明白无误,形神兼备,直白贴切。可见古人择词之审慎,用词之精妙。此“漏”字,衡之春、夏、冬三季,皆无此用法,唯秋得以专享。于此可见,草根智慧,同样博大精深。通过实践反复验证,得此朗朗上口的佳谓,非急用现抓草率可得。拍案叫绝之余,不禁深为叹服。

“黄梅天”常见,已入典籍;“秋漏子”难逢,藏于民间。词各有别,各有所属,终不能不辨。



肯走! 嚼蛆有什么嚼头!”

挪窝子

镇江方言中说一个人移动地方,叫“挪窝子”。“请你挪挪窝子吧,都好久了!”“这么长的时间也不挪挪窝子!”一个人长久地待在一个地方而不动弹,就如同动物蜷伏在窝里,非常形象。这句方言既可以是具象的移动位置,也可以是抽象的挪动,比喻是让出位置。只是以动物来喻人,未免有点不敬。



文/张明军

插画 郑海仑

里下河的村庄分布很有特点,几乎每个村子都是依地势较高的地方自然建居,小河弯弯,炊烟袅袅。村与村之间相距亦不太远,一目所及。这里的村庄名字更有意思,绝大多数的村名都与姓氏或方位相关联:南宋、北韩、东张、西钱,古风犹存。

里下河的人不怕水,但怕火。由于村庄之间都有河道相隔,河道上的桥又不多,隔河千里远,交通不甚通畅。在村子里,家家毗邻,差不多都是草木结构的房屋,一旦着火,火烧连营,后果不堪设想。冬天是这里极易发生火灾的季节。冬天雨水少,一入冬,老人孩子都在家猫冬。老年人烘手脚的铜炉、奶娃子站“草窝子”(稻草扎成的摇篮)的火盆、小孩子在外放的炮仗、灶膛口的余草,稍不留神都会引发火灾。火灾也分不同的等级,如果是空地上的草堆、猪圈、鸭栏之类的烧起来,能救则救,万一救不下来也就算了。但如果是房子着火,则是了不得的大事,不但所有人会全力以赴,而且还得动用水龙。

水龙是那时农村自备的专用消防工具。那是一个长约一米六、大半个个人高的椭圆形的木桶,桶壁厚五六公分,外有三道半揸宽的铜箍,十分的巴实。桶内置一铜质的液压器,进水处为粗若裤管圆柱形的活塞管,与活塞相连的是长近一米的粗铁棒,其顶部与一根直径二十公分的木质横杆连接。这根横杆长五六米不等,一为抬水龙之用,更重要的它是压水的杠杆。横杆的中间竖顶着一根极粗的与水桶底座相连的榆木,它是杠杆的支点。压水时,横杆两头如跷跷板一般的一压一抬,水流经液压器而压

力大增,冲出水枪的水柱才能射得又高又远。液压器上小下粗,顶部有一阀门,引出水管。水管亦为铜质,有若干节,每节一米多长,两两之间有螺纹相衔。最末端为水枪,出水口有活动铜片,可调整大小。

水龙一般放在固定的地方,多为大队部或村通信员家。放水龙的地方有时会贴这样一副对联:“门虽设而常关,事有备则无患”,颇有趣。平时它的水枪管子是拧下放在桶里的,与水龙放在一起的总还有一担水桶,一面铜锣,锣槌也总是系在锣绳上。一有火情,房子着火了,村里的年轻人不由分说,直奔水龙处。一台水龙有两百来斤重,得四到六个年轻力壮者抬,以便随时接替。在此之前,早有人拿过铜锣一路飞奔,一边喊一边没命地敲了。看到浓烟或听到急促的锣声,在家的、路上的、田里的、场上的人无论男女老少都会放下手中的事,飞快地赶往出事地点。路上,他们有的会迅速跑回家中拿舀水的工具,有的看到谁家门开着就便进去取了东西就走。一切是那样的自然,没有人以之为忤。

到了着火的地方,先到者立即取水灭火。如果火势较大,大家会焦急地询问“水龙来了没有?”此时,水龙成了一种期盼,更成了一种希望。水龙抬到后,没有人指挥,所有人立刻自动排成一排,从最近处的码头接水。码头处,长龙最前端的人站在齐腰深的水里,不停地用各种容器舀水。取水的工具真是五花八门,木桶、搪瓷盆、粪桶、铅桶、瓢,甚至还有人家晾晒在外面的马桶、痰盂。人们来不及说话,只是一个接一个地

不停地将手中装满水的物件迅速向前传递。队伍的另一端自然在水龙处,人们不停地将水倒入水龙后,抬水龙的年轻人开始用力地抬压杠杆。他们十分用力,没人偷懒,汗流浹背,气喘如牛。歇人不歇龙,由于用力频率高、强度大,这批人不行了,马上就有人顶上去。被换的人也不矫情,没有人硬撑。他们在旁边抓紧休息,一会再上。救火最难的当属执水枪者,他需要有丰富的救火经验。救火时,不仅要胆大心细,还要眼观六路。要懂得火势、风向的随时变化,更要做到将水柱浇射到最紧急处,这不是一般人能冒充得了的。一场大火救下来,所有人都会筋疲力尽。如果救助及时,损失不大,大家会很开心。倘若损失惨重甚至全部烧光,所有人都很郁闷,觉得对不起苦主。事后,各人会到处寻找拿来的救火工具,或带回家,或还人家。

有时,相邻的村子失火了,隔壁村子的人会根据浓烟或火光判断是否要出动水龙,一旦烟火较大或听到报警的锣声,他们也会毫不迟疑地赶往那里。救火时同样毫不惜力,绝无分别。救火后,事发村子的人自然十分的感激,通常的情况是参加救火的人最多接过一支香烟,就抬着水龙返回了。他们确实已没有多少力气了,一个个浑身湿漉漉的。只是,他们依然边走边谈论着火情。通往村子的田埂上,留下了他们一串串湿湿的脚印。



文/王川

烂板凳

与“一乱糍”意义相近的,镇江方言中有“烂板凳”一说,也是形容一个人坐下来就不肯走,时间太久,夸张地说,连板凳都被他坐烂了:“你这个人烂板凳,来了就不